# 讀史兵略

# 讀史兵略卷之二

益陽胡林翼纂

## 通鑑

周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不聽瑤既立求地於韓魏韓魏與之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

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

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之殺智伯而滅其族胡氏曰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近或者蔡乃藺之訛也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邯鄲即春秋邯鄲午之邑班志屬趙國水經考注云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出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茲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故不可以一時所路爲據也今按蔡皋狼未詳胡注所言則今山西永甯州也長子今潞安府屬縣邯鄲今廣平府屬縣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諸家聚訟疑此古言傳誦之說汾當爲涑絳水入汾互受通稱故可灌平陽也酈道元注本自不誤栴彌所見水經注蓋誤本爾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

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蓋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安王二十五年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

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顯王十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說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

十六年　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救鬬者當善撝解之如以手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批者相排批也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持彼虛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也按桂陵諸家聚訟或以爲即馬陵張守節以爲乘氏東南皆非據水經注當在今大名府長垣縣北東明縣西北開州南

二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怒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

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按馬陵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二十九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

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畱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拔安邑今解州夏縣北西與秦隔河為都然河西大荔胡城倘其地也乃畏秦而徙都今開封府北此計之大謬者不知都城所在人財所聚辟敵苟存則我能往寇亦能往也

報王四年　張儀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

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復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矣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
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以大王之力可以舉巴蜀并漢中
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
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
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且楚與秦爲昆弟之國
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
肩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秦發三將軍其一
軍塞午道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
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
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
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
以事秦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

長城非大王有也且齊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朔註引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穎是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晉陽皆山險之地河外秦蓋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河關趙地應劭曰在兩河之閒唐爲瀛州秦山城陽齊南境之地博關奔齊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日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梁河以南臨淄即墨危矣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滑州治所罷池秦地漢屬宏農郡番吾即漢常山郡之蒲吾縣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此時齊未官獻地於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索隱日午道當爲趙東齊西地名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正義日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爲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郡唐爲豐州唐豐州治九原也按雲中九原皆在燕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扁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易水水叉歷長城而東過范陽谷城安灾泉州縣南兩東入海常山即北嶽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日常山道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今按朔計所言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黔中郡今辰州常德承順等地巫郡今夔州府巫山縣巫郡或楚置非秦三

十六郡數也此言水師步卒則東南走藍田出商州之武關楚之北境危亦南陽申息閒爾無與陳蔡攻潁也宜陽今屬河南府成皋在汜水縣鴻臺滎林韓之宮圍河閒府今屬直隸齊之南地茌言泰山城陽指泰安府以東至莒州言博臨東昌府博平縣地度清河在博西北界高唐夏津閒臨淄縣齊都今青州府屬縣即墨在其東南屬萊州府白馬津在滑縣滬池縣屬河南府「番吾」今正定府平山縣邯鄲趙都今廣平府屬縣雲中郡今托克托城屬歸化城九原郡今鄂爾多斯旗東北蘇爾哲洲界易水在今易州常山之尾據註在今渾源州也善乎蘇代之言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儀本縱橫家言不可聽存其岸略見兵貴實形不可爲浮說撓定見也

三十一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閒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

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以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遂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說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胡氏曰水經注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縣故城

臨邑縣西又北逕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其水之西余拔此齊西宵在今臨邑縣界穀使魏略宋地分取齊之西南趙收河開分取其北韋鄆援軍也故齊王東南走莒泰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宋地近魏故使略之河閒近趙故以方略援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胡註又日膠東漢爲王國水經註膠水出琅邪黔厩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爲膠東國膠水之西爲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琅邪秦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國也自臨淄東北至海爲北海郡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邛故名余拔分軍爲五乘勝則可否則兵分力弱又東萊今萊州府琅邪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阿東阿今兗州府陽穀縣鄄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千乘郡今青州府高苑縣及武定府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燕都也

三十六年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轊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卽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

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鎭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齊爲無道乘燕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幷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

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敎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

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單兵日益多燕日敗亡乘勝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胡氏曰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按安平在今臨淄縣東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邱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

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胡氏曰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治嶺山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漢溱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即斯水也余按狄今青州府高苑縣夜今萊州府掖縣今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逕益都臨淄樂安壽光諸縣入海澠水在臨淄西合時水以注淄

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隘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隘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卽閼與故城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屬武安郡劉昫曰磁州治滏陽漢武安縣地按閼與今遼州和順縣西北武安今彰德府武安縣

五十五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

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
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
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
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
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
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
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
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
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秦
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
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

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强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乃欲出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
五萬人趙人大震胡氏曰宋白云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史言趙之喪師覆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之脫也白起之譎也以強壯盡死則小弱者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爲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余按上黨今潞安府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况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

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

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

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致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

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
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
也以其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
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
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
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
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胡氏曰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楊倞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如淳曰三身一

髀陴一脛徼一凡三屬按此儒家談兵之亂故備錄之蘭陵今兖州府嶧縣東鰌讀爲遒迫也文選上林賦注楚詞招魂注同楊注藉末安

秦孝文王元年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按今東昌府聊城縣

始皇帝二年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胡氏曰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按楚繁陽在潁州府阜陽縣西汝甯府新蔡縣北魏繁陽在大名府南樂縣其西北卽隋之繁水縣也繁水卽湆水又曰浮水也

三年　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

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胡氏曰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按武遂今保定安肅縣方城順天府固安縣共西即燕趙分界長城也牧兵蓋從燕西進代今宣化府蔚州鴈門今代州

十八年 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

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按上地今穀德州以西也井陘今正定府井陘縣西李牧名將恃功而不聞道郭汾陽岳武穆所以不可及也

二十一年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胡氏曰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按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

二十二年　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胡氏曰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蕩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按在今開封府東北陰溝故瀆之西北引大河南爲渠水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胡氏曰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

潘郢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邱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圉已有固始此寢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人固始也杜佑曰頴州治汝陰縣有寢邱秦蒙恬攻寢即此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道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鄖即潁川之郢陵與平與城父地皆相近或日鄢郢當作鄢陵沛郡有城父縣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此當是出武鬬也按平與今汝甯府汝陽縣寢今陳州府沈邱縣鄢郢宜爲鄢陵縣今屬開封府西會城父則非亳州之城父而爲汝州資豐縣之城父漢改爲父城者矣王翦之言軍之善謀也後人動欲以寡勝衆何也

二十三年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胡氏曰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孟康以爲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按蘄在鳳陽府宿州南三十六里非湖北之蘄也

秦二世皇帝元年

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

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張耳陳餘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

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從白馬渡河過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遂自立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
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
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
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
爲御而歸陳王遣周文擊秦以步叔爲假王監之以秦政之亂
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
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
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
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

大敗之周文走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其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

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陽夏今陳州府太康縣漁陽順天府薊州大澤鄉今徐州府豐縣北六里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五里銍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酇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歸德府鹿邑東七十里柘今歸德府柘城縣譙今穎州府亳州陳今陳州府淮甯縣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白馬今衛輝府滑縣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在范水之陽爾曹魏始以名郡也關故函谷關也在陝州靈寶縣南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縣東南則驪山也燕今大興縣河內縣屬懷慶府常山郡治正定府元氏縣上黨潞安府也沛徐州府沛縣下相徐州府宿遷縣西單父曹州府單縣泗上沛縣東也豐西澤豐縣西芒碭山今歸德府永城北八十里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府吳縣下縣蓋今台州溫州之人非吳越脆薄之夫可備稿兵八千人也世當治亂之交則人才多

周市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

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拔甯陵卯漢之甯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甯陵城古甯陵也今甯陵縣

二年　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胡氏曰泗川郡卽泗水郡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拔秦泗水郡治沛縣薛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戚在其縣西南七十里

周文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章邯又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胡氏曰晉灼曰曹陽亭在宏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也拔曹陽卽好陽在陝州西四十五里澠池縣屬河南府三川謂伊洛河三水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倉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敖山上郯今沂州府郯城縣

趙王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

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胡氏曰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按太原今太原府太原縣石邑今正定府獲鹿縣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胡氏曰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郯秦郯郡然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按注陳人作陵人則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也秦東海郡治今郯城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

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胡氏曰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陳州眞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按汝陰今潁州府阜陽縣下城父今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胡氏曰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班志相縣爲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按留今沛縣東南相在今沛縣西南宿州西北碭今碭山縣蕭今蕭縣皆屬徐州府下邑今歸德府夏邑西南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

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

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閒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胡氏曰廣陵國唐爲揚州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

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胡陵郎湖陸漢章帝改曰湖陵梁地故魏地也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盱眙阮勝之南兗州記本春秋善道地按廣陵今揚州府下邳今邳州彭城即徐州府胡陵今濟甯州魚台縣東南六十里栗在夏邑縣東襄城縣屬今許州居鄛今廬州府巢縣盱眙縣今屬泗州潁川郡治今禹州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之濮陽環水

自守胡氏曰後漢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又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按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東阿在今兗州府陽穀縣成陽在濮州東南本盛國地守不作城也濮陽今大名府開州環水環孫子河水也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胡氏曰雍邱縣故杞國也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

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邱縣之東陳畱孟康曰畱鄭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畱臣瓚曰宋亦有畱彭城畱是也畱屬陳者稱陳畱括地志陳畱在作州東五十里彭門記彭祖顓項之元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按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外黃在其縣東陳畱今縣亦屬開封府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

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其二軍胡氏曰鉅鹿鹿林之大者臣贊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註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考沛公兵自碭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屬濟陰成武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聊書成陽爲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拔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棘原其南鄴地成陽杠里胡註極確

三年　宋義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胡氏曰安陽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寫傳云從攻安陽杜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爲相州縣考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卻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爲楚邱在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按安陽在曹州東三里無鹽今東平州東二十里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

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

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里中人爲沛公騎士食其謂之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

言之騎士從容言酈生沛公至高陽傳舍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

之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

陽過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胡氏曰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班志鉅野縣有大野澤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水經注雎水首受陳留浚儀狼湯渠東逕高陽故亭北開封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爲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犨縣水經注滍水出魯陽縣西逕犨縣故城北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丹水縣屬宏農括地志曰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臣瓚曰韓成封積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宏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按昌邑今屬兗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巨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高陽今杞縣西二十五里陳留縣屬開封舊開封在今開封府城南五十里白馬郎崤縣津也曲遇聚在開封府中牟縣西穎川郡治今禹州古陽翟也平陰有二屬齊者在泰安府此屬別者河南府孟津縣也轘轅在登封縣西北陽翟秦穎川郡所治者犨今汝州魯山東南南陽今南陽府宛即南陽縣丹水在淅川廳西南湖陽今唐縣南八十里析酈皆在內鄉縣扑在東鄉在西皆南陽府屬也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胡氏曰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應劭曰洹水在陽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按古漳水自肉周流遷平鄉東廣宗西入巨鹿縣界明以來衍徙合逢陽故羽得軍漳水南也三戶津今廣平府磁州西非楚之三戶也汙水亦在磁州西入漳洹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南三十里殷墟今彰德府安陽縣

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胡氏曰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朱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按從武關入秦者道必由西安府藍田縣嶢關在其縣東南蕢山在其縣南十里關在藍田谷北霸水逕水之閒

# 讀史兵略卷之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漢紀　高帝元年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

秦苛灋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按咸陽秦都今西安府屬縣霸上西安府咸甯縣之白鹿原也）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王怒

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拔郴今湖南郴州西楚指徐州府銅山縣古彭城也南鄭今漢中府附郭縣廢邱今西安府興平縣即犬邱也櫟陽在臨潼縣東北七十里高奴今延安府膚施縣三秦胡註爲雍塞翟是也杜縣在長安縣陸南胡註引子午駱谷二道證蝕中然從杜南而入則子午谷也從長安南子谷至夾嶺汎東江口營富陝歷西鄉縣之午谷

郎子午鎮也又南至石泉縣之迎風塲乃由洋縣城固而至漢中史言張良送至褒中在今褒城縣則當時棧閣自子午鎮郎迤西南行矣

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田榮聞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卽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按三齊註謂齊濟北膠東則濟南青州萊州三府地也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

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灋與秦民約灋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走廢邱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邱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以故奚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按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從故道襲雍此今日驛路所謂北棧者前子午道則唐時進荔支道也故道今漢中府鳳縣雍今鳳翔府鳳翔縣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在鳳縣北渭水之南廢邱則興平縣其東則咸陽縣渭南註云後曰京兆今西安府河上後曰馮翊今同州府上郡則延安府一帶也

二年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按軍行不必皆特將者諸議參軍亦不容少）

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按史言項羽之暴城陽今莒州平原縣屬濟南府北海今青州府壽光縣）

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按臨晉今朝邑縣在長安東北東出晉之蒲津關河內郡今懷慶府由蒲州府踰太行山取懷慶也此時關中除犬邱外餘俱平故無後顧之慮）

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

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閒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按陽武縣屬懷慶府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修武縣屬懷慶府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此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按平陰津在懷慶府孟縣於懷慶府爲南渡河至河南府洛陽縣新城故縣又在洛陽之南南浮江漢胡註確言兩道夾攻也）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

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

按城陽莒州也胡註確甚此由記者成城字未分晰故誤外黃今開封杞縣東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似當云從魯南出胡陵魯在臧陽西不在南也至蕭自兗州府南至魚臺沛縣銅山西後至蕭蕭在彭城西所以絕漢從路也穀泗水者古人二水合流互得通稱之名其貲泗水自角城入淮穀水郎解人渙渙亦入淮淮泗之交曰穀泗水睢河承城安嶽宿州靈壁睢陵入淮下邑今歸德夏邑縣漢自濩河後由蕭州懷慶至河南未經甚擾其民遂由開封歸德之徐州軍太疾且無後經故敗而諸侯復背漢與楚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按碭今碭山縣虞虞城縣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

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按京水索水皆在開封府滎陽縣重泉同州府蒲城縣敖倉在滎陽西北敖山上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按中地後曰右扶風今鳳翔府北地則慶陽隴西則鞏昌也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灋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按此蕭何所以功第一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絶河津反爲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酈生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按蒲坂今蒲州府在大河東岸臨晉縣在其北夏陽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又在臨晉之北皆在大河西岸安邑縣屬解州在其東南在蒲坂東將百里矣河東今平陽上黨今潞安太原今太原山西一省平矣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卽背漢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

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

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灋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灋顧諸君不察耳兵灋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

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爲用者也見點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旣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

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拔信旣定山西遂由平定州東岡關出井陘井陘者太行八陘之一也畢山如淳言依山以自覆蔽謂精綿蔓水今曰太斯波水自平定州東逕井陘南東北入平山界舊自井陘西入滹沱也此泜水非出窮泉谷之水註所云井陘山水是也東南注綿蔓水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
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
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
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
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閒行
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
布大怒悔來欲自殺乃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
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
兵與俱屯成皋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

橈楚權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

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

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按此可爲趙括徒讀父書之戒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

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

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按玉門張晏云成皐北門小修武晉灼云在大修武城東疑今衛輝府獲嘉縣鞏今河南府鞏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按楚之軍食濱于大河當在今曹濮間）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睢陽外黃甫攻下未有守備故可決定之之日

漢王欲指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按太行綿

延自懷慶歷山西澤州潞安遼州平定州以北白馬津在滑縣蜚狐口在易州廣昌縣

四年　楚大司馬咎守成皋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按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合洛水以入河廣武山在滎陽縣西

韓信襲破齊歷下軍至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

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盡定齊地

（按高密在萊州府膠州西濰水出沂州府莒州東北逕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入海城陽莒州也嬴泰安府萊蕪縣也千乘今青州府高苑縣）

韓信使人言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已强發於事前也）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此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之義）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引兵解而東歸漢王

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按鴻溝在滎陽東南引河爲蒗宕渠之所也

五年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

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乃自刎而死按陰陵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北即古固始也睢陽北至穀城則今歸德及曹州濟甯兗州府西南等地從陳東傳府則自陳州潁州徐州淮安也舒今廬州府廬江縣西城父在潁州府亳州東南垓下聚在鳳陽府靈璧縣東南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按定陶今曹州府屬縣在府東南四十里信治軍不及亞夫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取天下以人才爲第一義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

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按殽即左氏之二殽澠澠池縣也河在洛陽之北伊洛二水在南函函谷關隴隴西今鳳翔以西蜀今川中胡苑今延安慶陽以北也）

六年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

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按雲夢今荊州府監利縣秦中卽關中琅邪今諸城縣卽墨今平度州濁河卽大河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按淮陽陳州府也馬邑今朔平府朔州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射殺頭曼而自立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

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今按匈奴今內外蒙古北徙度漠而北也南渡河註云北河今鄂爾多斯七旗河套以北東胡後之鮮卑烏丸也月氏今甘州涼州二府外地白羊在河套樓煩在甯武縣朝那今平涼固原州西南府施延安府附郭縣句注山在朔平府朔州晉陽太原府太原縣也

七年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

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

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拔銅鞮今沁州南白土在今榆林府神木縣邊牆之北布喀河南岸廣武在代州西十五里非廣武山之近敖山者也代谷今宣化府蔚州以北平城白登皆今大同府大同縣

十年　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

多降按漢高帝四年以郡爲趙國陳豨所據也常山今正定府及趙州地

十一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爲上言故楚令尹薛公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

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衞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明年上與布軍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

欲爲帝耳上怒駡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別將追擊布軍大破之於洮水布走就番君鄱陽人殺之茲鄉胡氏曰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都故越王句踐之據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爲固故策其西取下蔡中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爲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徙慮不及遠也拔曲鄣在西安府臨淮南二里富陵在泗州盱眙東北六十里徐在泗州東南僮在其東北鄱當作新今鳳陽府宿州南蘄城在其西若作鄣則在鹿邑東亦不得上加草也洮水註誤洮水乃洮水之訛在蘄州府霍邱縣正布南之番陽所經也茲鄉饒州府鄱陽縣北

文帝前三年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

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胡氏曰據靳歙傳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爲棘蒲後改爲平棘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拔漢都長安以滎陽爲關東之阨塞

前十一年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

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

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

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䘏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
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
昏生死相䘏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
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
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
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
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教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胡氏曰狄道縣爲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按狄道蘭州府狄道州

十四年　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屯上郡北地隴西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

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胡氏曰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爲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曰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按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隴山之西彭陽在慶陽府安化縣南回中宮在隴州今鳳翔府甘泉宮在邠州淳化縣自西北而東南趨長安也上郡今延安楡林長安北也北地慶陽府長安西北隴西鞏昌府長安西也

後六年　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

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胡氏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項羽以河內郡爲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北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拔韮狐句注備雲中也北地備上郡也細柳在長安西南霸上在長安東北棘門在長安北

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削楚王戊東海郡削趙王常山郡削膠西王卬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

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

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譴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

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
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
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
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
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
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
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
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
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
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

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

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殽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

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

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致敗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而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與三

國有謀將欲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灋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

死有餘罪遂自殺膠東菑川濟南三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辠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

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按東海郡自沂州府東至海也常山郡正定府趙州等地時會稽郡自蘇州府南兼紹興等處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此指今江西省也閩今福建省東越卽東甌今温州府林今歸德府永城縣南睢陽梁都今商邱縣徐潼皆在今泗州昌邑在今金鄉去梁東北一二百里道渦口今淮安府淸河口盡吳糧運所在出邗溝運至今袁浦復由汴河運至渠也吳軍下邑徙而東北仍在汴河之南亞夫軍汴河及單城武二縣疑其營已從而渡汴史失記闕循江淮斷上由今安慶道湖北由南陽入武關也不知何以云長沙陽城胡注據班書作蒸陽極確丹徒今鎮江府丹徒縣舊川郡劇今靑州府壽光縣

中六年　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按胡注武泉屬雲中今察哈爾右翼廂藍旗也